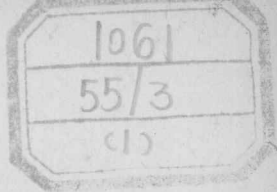




戰鬥在黃山頭

I247.1

149



戰鬥在黃山頭

蕭高嵩 著
林凡 插畫

內 容 簡 介

本書作者是一個戰士。他參加了荊江分洪工程，這部作品就是他在工作中的實際感受。書中寫出了人民戰士在祖國的建設事業上所發揮的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也寫出了他們的樂觀情緒和鑽研技術、虛心學習的艱苦作風。故事密切地聯系了戰士們的一般生活，從作品中可以看到這些生動的人物形象。

戰 鬥 在 黃 山 頭

蕭高嵩著 林凡插畫
中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
戰士文化讀物社編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四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

書號:180·787×1092 $\frac{1}{16}$ 開·1 $\frac{1}{4}$ 印張·30,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500

編者的話

蕭高嵩同志的這部作品，以荊江分洪爲題材，着重描寫了一個班在這一工程中，怎樣用勞動和智慧戰勝了困難，取得了勝利。作者親身參加了這一工程，他用自己的體會和在這工程中的見聞，向我們證明：哪裏有困難，哪裏就有人民解放軍去克服；人民解放軍到了哪裏，哪裏就得到了勝利。——歌頌了人民解放軍愛人民、愛勞動、克服困難等等的美德。

蕭高嵩同志是一個戰士作者，曾在‘戰士生活’上發表過‘翻身歷’、‘張林同志’等作品，得到廣泛好評。這本‘戰鬥在黃山頭’（原名‘荊江分洪故事’），是從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的；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先後作了四次修改，最後在中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韓笑同志幫助下，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完成。目前，蕭高嵩同志正在中南軍區某文化學校學習。

中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戰士文化讀物社

目 次

- 一 ‘不要怕，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1）
- 二 ‘我們打響了第一砲！’……………（6）
- 三 ‘小飛機’……………（12）
- 四 馬彪開機器……………（17）
- 五 想辦法……………（20）
- 六 模範機手……………（26）
- 七 泥人……………（30）
- 八 搶修攔河壩……………（35）
- 九 毛主席贈的錦旗來到工地……………（41）
- 十 放水典禮……………（47）

一 ‘不要怕，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個颶大風落大雨的深夜，一支從西南方往北開來的部隊，連夜渡過虎渡河，駐紮在黃山頭一帶。

這支部隊真不走運：頭一天行軍路還不錯，往後就天是大風大雨，越走路越糟糕，堤埂沒有半步寬，面上一層薄薄的稀泥，底子却硬梆梆的，一不小心就鬧個仰面朝天滾下堤去。

黃山腳下的堤身更是破爛不堪，到處是大大小小的水坑子。隊伍中有個人踏上斜坡時，身子一歪便滾到堤腳。只聽有個小鬼嚷道：‘劉青生，你老兄好哇！自己滑倒不算，還把人家也拉下來，幸好有個樹樁，不然掉湖裏淹死了。’劉青生說：‘算啦，韋學同志，這是最後一個。你聽，班長在喊我們。’

在一個小坡上有人叫第七班。他倆跑去，楊班長指着路標說：‘跟我來，我們住這個小草房。’

這個小草房是在竹林子裏，房前有塊小坪，他們從坪上一走泥水就稀啦嘩啦直響。一個小女孩在門口瞅了會便進屋喊：‘奶奶，奶奶，解放軍叔叔來啦！’七班的戰士在坪裏站着。楊班長走進屋去，看見一個年約五六十歲的老大娘，正站在灶台邊望着他笑。楊班長說：‘大娘你好

呵！’‘你們好呵！’大娘說罷揭開熱氣騰騰的鍋蓋，撒下一盆子甜酒釀，又蓋上鍋蓋，用圍裙擦着手，說：‘同志，怎不說話？嫌房子太小吧，你們有多少人？’沒等楊班長回話，她就走到門外去。‘同志們！進屋來坐吧，怎麼站着讓雨淋！’聽大娘這一叫，楊班長便讓大家進屋，放下背包，脫下濕漉漉的棉衣。大娘捧個火盆過來，架起木柴，準備生火。楊班長攔住：‘別生火。大娘，我們不冷。’大娘好像沒聽見，一根火柴就把木柴點着了。

楊班長把屋前屋後看了一圈，叫劉青生用鐵鍬在屋後的竹林裏鏟了個四方形的小水溝，又把三根樹梢紮起來搭成棚架。大娘從窗戶裏看見了便喊：‘同志，那不行呀！下這麼大的雨怎能睡呢！’劉青生說：‘沒關係，我們一路都是這樣。大娘，有簾子沒有？’‘有！’大娘連忙抱出一捆新囤簾子，劉青生拿去把棚架圍好，上面又蓋上稻草，小草棚就搭好了。

楊班長說：‘副班長、劉青生、韋學我們四個睡棚子，其餘的睡屋裏。’有人提出意見說：‘班長每夜睡濕地，他今天還在外邊？’楊班長說：‘我身體比你們強，在外邊多睡兩夜不要緊，明後天工棚搭起來就好了。’

楊班長把背包送進棚子，棚子在漏水，他添上幾捆稻草。大娘說：‘那還是不頂事呀！’但又恨自己沒有地方給同志們睡，就對站在身邊的孫女小英叨咕起來：‘你爹呀，長着一雙野狗子腿，一出去就不回來了。穀房裏堆滿了破爛不收拾，叫同志們睡雨地裏。’劉青生見大娘這麼熱情，便問道：‘大娘，你貴姓？’‘姓黃。’大娘說完，楊班長又問：‘孩子的爹上哪去啦？’大娘笑着說：

‘他嗎？他是個農會幹部，一出去就莫想他落屋。這些天，忙着治荊江的事，家裏就不用想抓到他的影兒。’話沒說完，突然一股熱氣從鍋裏衝出來。大娘忙把鍋蓋揭開，‘都快熬乾了！’說着一碗接一碗地盛出來，擺了一灶台，滿屋香噴噴的，讓同志們吃。戰士們說不吃，大娘怎也不答應，看情形是非吃不行了，楊班長便說：‘好吧，每人吃一碗，一千元一碗。’大娘急着說：‘什麼一千元一碗，我可不是作生意的！昨天農會來人說天下這大的雨，同志們一來，每家燒一鍋米酒薑湯給同志們散散寒。’說罷，她操條板凳和大家一塊圍着火，又嘮起來了。她說：‘我是快進土的人了，可是這輩子總算熬到個好日子。過去，我是在水裏長大的呀！同志，這裏難過兩年不遭水災。’劉青生問：‘這地方也鬧水災，近處不是有山嗎？’大娘拍了拍大腿：‘怎麼不呀！那個舊民國三十五年哪，站在黃山山嶺上就能洗腳，我的男人就是那年被水冲走的。’韋學奇怪地問：‘這些水從哪裏來的呢？’劉青生說：‘從長江來的。’韋學又問：‘怎麼從這裏流出去呢？’大娘說：‘是荊江那一帶淤塞了，大水從太平口流下到安鄉，全都淹了。’這時，有名的大個子謝富也開口了：‘老百姓咋不修堤呢？’大娘一聽這話，傷心地說：‘修堤？修堤頂啥用。過去年年修堤，年年被水淹。’韋學是個十七歲的年輕人，好追根問底：‘那爲什麼呢？’大娘見這個胖胖的小伙子追問，便捧碗甜酒喝着，慢慢地說：‘那一年，洪水來了，不管雞鴨豬羊、田地村莊，一下子就給淹了。連老百姓也被淹死不少，人家地主都坐船逃走了。沒有船的便爬到樹梢上喊救命，喊了一會，人一

擠、樹一搖，又掉進水裏被沖走了。我親家一家人，一個沒剩，全被沖走了。我們爬在黃山頭上一看，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白汪汪的大水，只見那無數的傢具、死屍，一個一個地從眼前漂過，真吓人哪！’韋學兩隻眼睛瞪得像核桃，呆呆地望着大娘。楊班長看看大家，都聽的出神。

大娘又接着說：‘大水退了，地主們都回來了，他們一回來就爭地。那時候我們這裏叫“上湖壩”和“下湖壩”。洪水一退在上下兩湖中間，沖成一塊很大的土洲。上湖主子說是我的，下湖主子說是他的，爭個不清，上湖便稟告官府……’‘官府怎麼判的呢？’劉青生急着問。大娘說：‘兩邊主子都是老財，錢堆的一樣高，官府不好說給誰，只好說：“上湖不許動，下湖不許要，誰要誰頂罪……”’劉青生又問：‘後來這塊地怎麼樣了呢？’大娘說：‘怎麼樣？沒人管了。上湖修上湖的，下湖修下湖的；但沖破了的堤，誰也不管。這就是我們窮百姓年年修堤，年年被水淹的道理。’謝富問大娘：‘現在呢？’大娘喝一口甜酒說：‘現在當然好啦，翻了身，把上下兩湖的地主們鬥倒了，不分上下，統稱“太平湖”；兩湖團結起來，把缺口堵死，堤也加高加寬，才得了兩年滿好的收成。’大娘把最後一口甜酒喝完，又說：‘這回我更放心了，毛主席派你們來修荊江，日子越來越好啦。在過去呵，老百姓到五六月就得早早準備，牛呀，豬呀，東西都得往山上搬……’

大娘說完話，屋子裏靜了好半天，同志們一個個都瞪着眼睛，好像在戰場上等待衝鋒一樣。大娘的孫女小英用兩隻小眼睛偷偷地看看楊班長，楊班長把她抱在懷裏，輕



‘不要怕，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

輕地問：‘小英，你怕不怕大水？’‘我怕……’小英剛脫口，大娘接過去說：‘不要怕，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

二 ‘我們打響了第一砲！’

天還不大亮，黃山頭就像開什麼慶祝大會一樣，人聲沸騰起來。工人、農民、戰士全都排着隊伍，打着紅旗，敲着鑼鼓，抗着鐵鍬、扁担向工地走去。戰士和民工，東望望，西看看，互相招手。一個滿腮黑鬚的老工人，抗着斧頭，揚手向隊伍喊：‘喂！同志們，加油幹呀！看誰打響頭一砲。’

‘對了，咱們把打仗的勁拿出來，一定要打個漂亮仗！’軍人隊伍裏一個小伙子大聲喊着。

‘快走！到工地了。韋學你看，好多人呵，起碼也有兩三萬。’劉青生嘴裏催着韋學，眼睛却盯着一場子人。韋學把鐵鍬往堤上一插，和劉青生並肩站着：‘你看，那是五團，那是三團，四團在那邊，那是……’‘那是友鄰部隊！’劉青生補充了一句，又指着另一堆人：‘那裏是首長。噲，班長你快來看，副師長拿着皮尺到這邊來分地啦！’

副師長把皮尺拉上堤。韋學和劉青生向首長敬個禮。副師長抓住他倆的手笑着問：‘打仗你們都是好漢，担土怎麼樣？不會落後吧！’韋學回答說：‘首長放心吧！我們像戰鬥前一樣，都寫了決心書呢！’副師長聽了，覺得怪有意思的，又說：‘好呵。你的決心書怎麼寫的呀？’韋學沒提防這麼一問，倒鬧得不好意思開口了。楊班長站在

一旁替他說：‘他決心在荊江分洪中爲人民立功，還要爭取參加青年團。’副師長高興地笑了，拍着韋學的肩膀說：‘好好幹吧！希望開慶功大會的時候我還能給你戴紅花。’副師長對七班很了解，在廣西剿匪時七班被獎了一面‘戰鬥先鋒’的錦旗。所以，現在他又對楊班長說：‘希望你們在參加國家經濟建設中，也成爲英雄班。’

正談着，指導員領團部通訊員來說團長召集各連幹部傳達任務，請示副師長有什麼指示沒有。副師長對通訊員說：‘好吧，我就去！’接着他對王指導員說：‘怎麼樣？連長學習還要半年才結束，你一個人很辛苦的了！’指導員立正說：‘沒什麼，能完成任務！’說着，便隨副師長一塊兒開會去了。不一會指導員回來後，召集各班長傳達任務。各班班長在柳樹下坐下來。指導員翻開報紙，上面有荊江分洪工程圖。他指着圖上的小山說：‘這就是黃山頭節制閘，我們師的任務主要是完成節制閘所需要的土方，比方閘基、阻力池、消力池，攔河壩。由這裏沿虎渡河到太平口修的進洪閘，由友鄰部隊擔任。乘船過長江，就是我們常說“命堤”的荊江大堤，這條堤從湖北枝江到湖南的城陵磯，由民工擔任。黃天湖築圍堤的任務，也是我們友鄰部隊。聽副師長說，黃天湖的任務最艱鉅了。’

‘指導員，報上還有什麼好消息？’二排長問。

‘哎，對啦，還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大家：蘇聯著名的水利專家布可夫同志也幫助咱們來修荊江啦！’

‘好呵！’大夥異口同聲地說，‘這回咱們更有把握啦！咱們可更要加勁幹啦！’指導員說：‘對，咱們今天

就要打頭一砲。今天我們的任務是挖開基的排水溝。現在就量地，分給各班。’說着，指導員拿個皮尺，按着各班人數分給土方面積。七班被分在河畔，任務是把堤挖折，作開基排水的出口。

開工汽笛一響，方圓二里地的工地上，像揭開開水鍋，一片歡呼聲、鑼鼓聲，讓人們的心也跟着跳起來。

楊班長歡呼了一會兒，就回頭舉起鎬頭，掘出大塊的土，往河裏扔。

韋學一面幹，一面唱着江邊拉船的曲兒。劉青生却不唱，只聽他沙沙沙沙往河裏扔土，好像要五分鐘就挖穿這個堤。謝富却不忙，像是個六十歲的老頭，力氣不得施展。

挖了兩三個鐘頭，扔到河裏的土已經成了一個小洲，扔土又難了一步，要用筐子挑才能送到。楊班長指定幾個人担土，劉青生和韋學都去了，他們担的好快呀，呼啦呼啦的，像兩隻小老虎；一會來了，一會又去了，就像紡織機上的梭兒似的。

副師長站在後面叫道：‘楊建國同志，幫我拉拉皮尺！’楊班長連忙放下鎬頭，拿着皮尺，跳進溝裏。副師長看看皮尺，對站在背後的工程師說：‘十五米深。’工程師在本子上寫着。楊班長又跟首長到三連，三連挖了十三米深。副師長很焦急，皺着眉頭說：‘工程師同志，怎麼辦？今天不挖穿，明天就得停止工作。’那個揹着草帽的工程師說：‘除非是增加人力，突擊排水溝。不然沒有辦法了。’副師長望望楊班長，問道：‘怎麼樣，你們累不？’楊班長望望挖開基的同志，全在水裏撈泥。這裏本是水田，越挖水越多。担土的在泥水裏很艱難地走着。如

果堤沒有挖穿，水排不出去，明天整個挖閘基的工作就不能進行了。於是楊班長很肯定地說：‘累點不要緊，任務太重要了。’副師長擦掉一把汗，好像是對自己說：‘不行吧，頭一天挖土，不能過分疲勞。’副師長話沒有說完，從遠處送來一聲霹靂，他吃驚地抬頭一看，南面一股股烏雲往北湧上。烏雲裏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風由小而大吹將過來，看樣子是要下雨了。工程師搓着兩手顯得更加焦急起來：‘如果下場大雨，就三天不能開工。’楊班長一怔，心裏想：整個工程只限三個月，如果今年洪水提前氾濫，整個工程和荊江兩岸人民不就完了。他正想向副師長請求突擊任務，副師長却先說話了：‘好吧！決定增加兵力。’

收工的汽笛拉的嗚嗚叫，挖閘基的同志蹣出唏哩嘩啦的泥水，收工了。留下的人，便是挖排水溝的。他們集合在堤上，副師長簡短的講了幾句話，動員一下。隨後，指導員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大字：‘爭取時間就是勝利！’

風越颳越大，堤上那棵垂柳，像吹散了的女人的長髮，在風中飄擺着。副師長在狂風裏把褲筒挽到大腿根，撲通跳進水溝，拿着鐵鍬剗起來。韋學提着筐子走來，以為又是謝富在剗土，他說：‘今晚是突擊，你這個大個子可要一個頂倆呀！’副師長一聽笑了：‘你看我不是幹得很積極嗎？’這時電光一閃，韋學看清了，他吓得後退兩步，驚喜地大喊：‘班長！班長！師首長下來剗土了！’副師長忙說：‘韋學，快担土吧，別喊啦！’楊班長忙上前說：‘報告首長，您休息吧，我們加點油一會就完成。

啦！‘副師長直起腰來說：’楊班長，你快去剷。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這些話很快就傳開了，到處都說：‘師首長都下手剷土了！’‘趕快把排水溝挖好，讓首長早點休息。’

不知怎的，沒有人指揮，却唱起歌來了。先是一個人在哼哼，然後是兩個、三個、四個……不一會，都唱起來了：

太陽照在綠草地，
草原顯得更美麗，
最大的光榮屬於誰，
我們的領袖毛主席……
萬歲萬歲萬萬歲，
人民的領袖萬萬歲……

在幾十米深的水溝裏，在伸手不見掌的黑夜裏，歌聲顯得又脆又響，大家一邊唱着一邊幹得更有勁了。

轟隆隆！一陣閃，一陣雷，鬧個不休。楊班長的額上，滴了兩滴雨，他心裏發慌：‘糟了，落雨啦！’又是一陣閃電，又是一陣焦雷，楊班長的眼睛，冒出無數火星，一鍬向溝壁剷去，撲了空，鐵鍬落在自己腳上，他哎喲一聲，抱着腳，坐在水溝裏。

劉青生跳進水溝，把他揹上堤，跑着喊：‘衛生員！衛生員！’衛生員慌忙跑來，用電筒一照，楊班長的腳背有個一指頭長的口子，鮮血像泉水往外冒。小衛生員一面揩擦包上的泥，一面伸手進去翻藥包。副師長也來了，囑咐楊班長好好休息。這時指導員上來報告：‘副師長同志，工程師請你！’副師長便打着電筒去了。

副班長馬彪接過鍬，幹起來。劉青生說：‘你小心點呀，別再剷了脚。這鬼電光，把眼睛都晃花了，要安上電燈多好啊！’章學見副師長走了，小嘴巴又‘叭叭’起來了：‘你要安電燈嗎？好啊！先加點油幹吧！修好長江三峽那個大發電站，全中南區都照亮了，這裏給你安上一個，你房子裏也安一個……’‘得啦，得啦，管你安不安，這是兩筐子，快傳過去！’劉青生嚷着說。

章學把兩筐土剛想一起扔，正撞了楊班長。他吃了一驚：‘班長，你來幹嗎？脚呢？’大家聽說班長來了，你一句、我一句都說只剩一方多土了，班長還是休息一下的好。楊班長不在乎地說：‘別胡鬧了，這點口子，比起砲彈皮子呢，小意思！’

不一會，上面傳下來說溝的深度够了，溝的上方太窄，上面放水，兩邊可以剷土，利用水冲。工程師又向大家解釋，說上面口子窄了，閘基出水大，下面口子就冲大了，堤就得塌下去，排水溝全填死了。大家站在溝壁，準備剷土。真巧，這時雷聲大作，豆粒大的雨點迎頭打下來，電光閃閃，給同志不少的便利。‘放水！’指導員喊着。忽的，像開閘一樣，嘩……清水從閘基滾出來。‘剷土！’指導員第二次下了命令。同志們有的用鍬剷，有的用手挖，只聽見溝裏嘩嘩噹噹一片響。雨打的背疼，電光越來越密。人多水溝窄，不一會，泥土填死了水溝，水從土面上流過，楊班長見了，便喊：‘喂！停停。’大家呆了一下，只聽撲噹一聲，跳下一個人去用鏟頭往河裏梳泥。謝富一看是班長，便大喊：‘你脚壞了，我來吧！’說着也跳下去。於是連着跳下去一堆人。這時，下面的梳，上面

的剗，楊班長只顧梳泥，沒有顧上大塊大塊的土打在背上，他不覺得疼，以為是在下雨。

雨下的嘩嘩響，雷在轟隆着，風聲、喊聲、流水聲、混成一片。好像合奏一支最激烈的戰鬥交響曲。副師長站在柳樹下，微笑着，他想：英雄的部隊永遠是英雄，三天的工作，十個小時幹完了。‘同志們！收工了！’副師長下着命令，四面八方響起一片呼聲：‘我們勝利了，我們打響了第一砲！’

三 ‘小飛機’

挖開基的工作二連還是沒有攤上。現在的任務是挖阻力池。這個阻力池與開基一樣長，它的用途是阻擋洪水的沖力，減輕開柱的負擔。半個師的兵力聚集在一塊挖土、挑土，遠看去像螞蟻造窩一樣。

師指揮部的汽笛嗚嗚地響了。指導員看看手錶：‘嗯，六點，開工啦！’

楊班長那隻腳還沒好，走起路有點發歪，大家叫他休息，他說什麼也不肯。同志們今天是頭一次担土，許多人都大不習慣，剗土剗不活，挑土不得勁。楊班長不會轉肩，兩手死抓住鉤子，一鬆手，扁担掉在地下。肩膀壓得很疼，放下担子才能換肩。他個子又高，一彎一伸，腰桿都酸疼啦。憋的他滿頭大汗，一身沒塊乾布。臉漲得紅紅的，像個關公。

馬彪氣呼呼地從楊班長面前掠過：‘班長，你休息吧！’楊班長咬緊牙關：‘不行，這還是第一天呢，要學